

序

韩国磐

凡人之学问，或来自工作实践，或来自实验，或来自读书。自实践而来者真且确，但以一人之身，何能事事皆从实践中来，故由此得之者盖有限。自实验来者亦自可贵，但事有不可实验者，如过去之历史，重演尚不可能，何况乎见诸实验！唯有图书，总结诸事诸物之经验成果，凡有志向学者，均可从中汲取知识，历观古今中外兴亡成败之迹，驾驭山川水陆声光电热之方，胥可取之于斯。故每个人之学问，直接来自实践实验者，费力费时而难且少，间接得之于图书者，则较简易而居多。如学习历史科学者，固可由考古文物、实地调查，掌握若干真事实物，然大半以上则得之于传世文献。抑且苟无文献所载年代知识，纵得商彝周鼎，秦砖汉瓦，亦不知其为何时物，是得宝而不识宝，亦奚能为！然则书不可不读，乃一定不易之理，亦举世之公论也。

唯读书亦有方。处于今之世，汗牛充栋，已不足以喻书之多。一人竭尽毕生之力，于书山学海之中，所能习而得之者，真沧海之一粟。因此，既须勤于读，更须善于读。不善读者，如古之时，有白首而老于场屋，犹为童生。善读者，未至弱冠，已为状元，而历位卿相。然善读者，又非一途，不同之学科则有不同之方法。概而言之，钩玄提要，含英咀华，推陈出新，取精用宏，似亦庶几其可矣。

博士李君伯重，十年前就学于厦门大学，从余攻读硕士研究生时，探讨唐代长江中下游个体农民生产之发展，遍读唐代古史诗文以及有关著作，既能总其纲要，又能深入解剖，条分缕析，时出新意，固已崭露头角，迥出流辈，为师友所称道。其后转而攻读明清经济史，取得博士学位。后又曾至美国讲学。接触中外学者益多，阅历益增，学识日益精进。于是，就昔日研究唐代长江中下游个体农民经济之基础上，参阅中外有关著作，撰成《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》一书，其中论述益精，创见益多，李君真勤于读书，善于读书，为当今青年史学家中之佼佼者，此书即其成绩卓著之效也。

或曰：读书著书，不过见之于空言，其于世也何补？曰：读书所得，固为间接经验，而间接经验本亦来自实践，吾人可以检验其是否合乎时地之宜，合则再行之，不合则修改而使之合，否则摒弃之，庶几有所选择而不至于茫然无所适从。至于史书，总结前代经验，以为龟鉴，尤为可贵而不能舍弃者。曹操下屯田之令曰：秦人以急农兼天下，孝武以屯田定西域。是以秦汉为借鉴，而收屯田之效者。如今实行农业现代化，固然古今时移事异，然在水利、农具、劳力、耕牛、栽培技术等诸多方面，不犹有类似者在乎？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，则李君关于唐代江南农业生产之著作，其亦有可以为今日之借鉴者乎！

然则书籍所载本非空言，李君此书亦非空言，皆有助于实践者。实践非藉图书无以传世，图书正所以传播实践经验于时空间者。余既欣然于李君新著之问世，亦因以志余之接触云尔。

己巳之年仲春之月韩国磐志于鼓浪屿之老榕书屋。